



林怀民 Lin huai min

18年前，云门舞集艺术总监林怀民将“太极与巴赫”融在《水月》之中。18年后，这部曾让他蜚声国际的作品终于首度来沪，于8月底亮相上海东方艺术中心。《水月》的创作汲取了偈语“镜花水月毕竟总成空”的灵感，根据“太极导引”为动作基础发展成形，以巴赫《六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》入舞；舞台上流水潺潺，明镜辉映，舞者如花绽放。林怀民钟爱它的铺陈，宛如一幅中国画卷。清冷的舞台上，云门舞者的肢体细腻而绵密，一点点展开，行云流水。“西方的画是挂在那里你去看，中国的画是慢慢打开，有横轴的，一步一步走出来。”

《水月》是讲求呼吸的舞作，最高境界是台上舞者以有机的肉体与台下观众交流，彼此声息融合一体。当初挑选西方古典乐经典巴赫无伴奏大提琴慢板乐章入舞时，林怀民特别选择米夏斯基版本，因为“演奏缓慢而内在深沉，成全了舞者各种延展与下蹲的动作”。在气息相通的基础上，东方舞作与西方古典乐竟有了水乳交融的完美呈现。

美学大师蒋勋老师为此撰文写道：“在《水月》中，看到的是‘人’，是舞者，是在现实中爱过、恨过、纠缠过的种种牵扯，聚合与离散，彼此都有不可解的各式各样的缘分。看它，其实可能看到的都是自己，种种繁华，与种种看尽繁华之后，舍此身外，别无他想的清明。”

空灵，别无他想的清明

Q：这么一部“旷世之作”，当年您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何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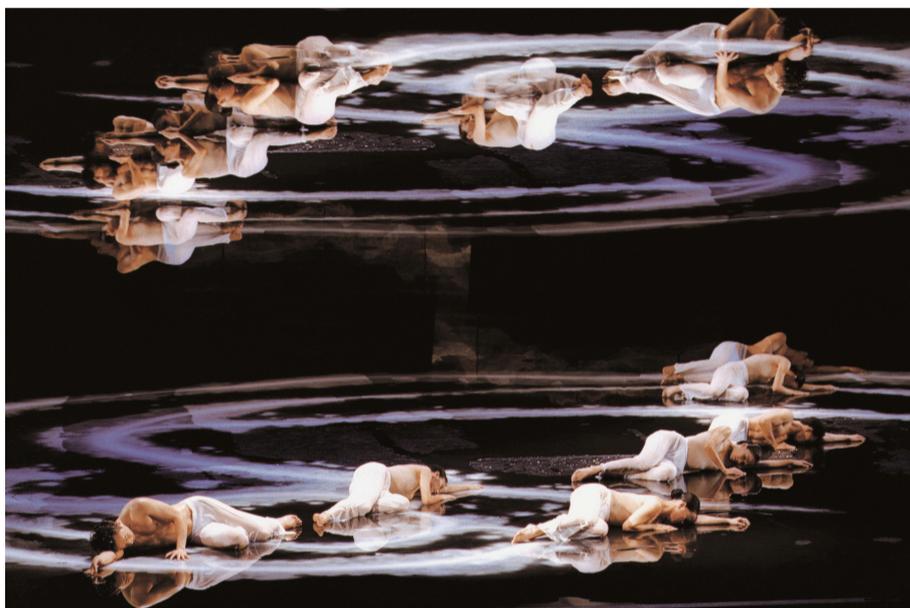
A：大家都知道云门舞蹈的培训方法和西方芭蕾的差异性。舞者从小的训练是西方的芭蕾和现代舞，云门的训练则以中国传统的太极导引、静坐、拳术、书法为重心，忽然间让他们接受传统的蹲马步训练，老实讲吃不消。我鼓励他们尝试，让身体跟地板接近，呼吸吐纳，就像写毛笔字，都是婉转的。做了这些训练以后，舞者身上忽然多了很多种语言，我决定用这种身体编舞、拿这些语言来编舞，于是就有了《水月》。

Q：《水月》最动人的是“宁静”和“纯净”，其美学呈现在当年一定是让人惊艳的。

A：对我来说，它就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，特别随性。当时在慕尼黑街道，我发现头顶上倾斜而出的玻璃巨幕倒映出自己的身影，就突发奇想：可不可以舞蹈里用镜子？想要营造出潋滟的视觉效果，我又想：可不可以舞台上用水？有了水、有了镜子，我想不如就叫它“镜花水月”吧！

18年后，它依然是一座灯塔

【文/冷梅 图/刘振祥】



Q：舞台上流淌的水，温度控制在40摄氏度，这也是您对舞者的关照？

A：为了将水引入，舞台上设置了一个蓄水池，上面再架上一个微微倾斜的台面，水不断地流下来，再不断地抽回去，循环往复，但是这个温度是很有讲究的，要让舞者身体舒适。舞台看来很美丽，但你到后台就会发现一点也不美。巨大的水槽里装着2吨半的水，我们需要在演出前将水加热，然后放凉接近舞者身体的温度，以便在流出来的瞬间让他们保持舒适。

灯塔，拾起迷失的纯粹

Q：18年之后，《水月》是否变得更加精致了？

A：包括一个人，他在昨天和今天一定有不同。我想说的是，舞者在这个音乐环境中，他的动作架构和舞台呈现方式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但是演员们对作品越来越熟悉，是前半拍还是后半拍落脚，吸气还是吐气都更加顺畅自如。这正是这部舞剧最强悍的力量所在，演员们用动作牵引着观众的呼吸。至于观众能不能看懂？这不重要，这只是一个舞蹈，观众来剧场放松就好——稍息，不要立正。如今的这部舞就像一个18岁的姑娘，在经历了100多场演出后愈发精致，即将绽放最美的风姿。



Q：东方的意境竟然与巴赫的音乐毫无违和感，犹如对水月镜花这等清虚之物的了悟。

A：1998年在柏林德意志歌剧院首演。在德国演巴赫，是一件颇为恐怖的事。身为巴赫的同胞，他们太懂巴赫了，他们问我为什么用巴赫，我说我一直想摆脱他，但摆脱不掉。巴赫不是德国人，他已经在我家住了20多年，口袋里掏出来就是这个。其实，东西方不是重点，对我来说，没有东方西方，古代现代之分。所有的音乐都可以用东方来命题。如果一定要用文字来形容这个舞蹈与音乐的相同之处，就在于纯粹性。这里没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楼台会，没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殉情，没有情节性和戏剧性，完全是纯粹的身体舞蹈；但观众照样可以看得泪流满面。

Q：您说过，对于舞蹈创作您其实是喜新厌旧的？

A：我从来没有剧本，都是模模糊糊开始做，好像闻到遥远的芬芳，进了森林要摸索着找路，有时候也会走冤枉路，最后编出来的舞蹈，是不是一定能抓到那个芬芳？不一定。最后的舞蹈就是你走过的地图，踩过的落叶、树枝，遇到的虫和鸟，作品最终呈现的，是你在旅途上所遭遇到的事。这些年，可以说只有它让我百看不厌，正因为它纯粹。现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已经不太有特别纯粹的东西。《水月》就像一座灯塔，18年来，它常常提醒我，我们曾经那么纯粹。

✦ 潺潺流水为明镜，呼吸吐纳为节奏。18年恒久不变，它就像一座灯塔，“提醒着我，舞蹈可以那么纯粹、那么安静。”